

直线三公里

敖超 著

善与恶之间的距离
只有短短三公里

一部拉萨和重庆之间的“双城记”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直线三公里

敖超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直线三公里 / 敖超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302-1831-0

I. ①直… II. ①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3074 号

直线三公里

ZHIXIAN SANGONGLI

敖超著

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编 100120
网址 www.bph.com.cn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
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张 9.875
字数 220 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302-1831-0
定价 3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今天立冬。

可能是电视里那个漂亮的气象播报员的一种暗示，看电视的顿珠身体瞬间就冷了起来。

今天立冬，立冬就是说冬天到了，斜躺在 PU 皮沙发上的顿珠，突然感觉一股寒气袭来。他用力拉了拉袖口，使自己的皮肤通过身上的纯棉衣服与沙发上冰冷的 PU 皮隔开。

此时绷在沙发上的 PU 皮格外的冷，这是一种没有气息的冷，干燥而寂寞的冷，冷得僵硬，冷得凝固，冷得不近人情。PU 皮必定是人造的，它除了没有真皮的柔软、没有缜密的毛细孔外，它还缺少那温暖的质感。这个温暖的质感来自心里潜移默化的一种暗示。

酒醒后的顿珠躺在沙发上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和胸闷，他往沙发靠背挪了挪厚厚的身子，拿起一瓶矿泉水一口气就喝了小半瓶，冰凉的水使他打了一个激灵，顿时精神起来。他翻了翻眼皮朝窗户

那一缕亮光看了一眼，窗户上窗帘没有拉严，留了一道缝儿，缝隙透进来一束光，这束光不是耀眼而温暖的阳光，它是一片刺破天空厚厚浊云的光影，苍白而无力。

在这片光影里，无数的尘埃在顿珠的视线里飘浮着。

“我就是这众多的尘埃里的一分子，天空用灰色落下了秋天的帷幕，用一天最短的影子，拉开了现实的距离。”顿珠上学的时候热衷于文学，在学校里是公认的才子，他随口就能咕噜出几句诗来。

不知怎么，顿珠就把自己与这飘浮的尘埃联系到了一起，与这个立冬的日子联系到了一起，这只是瞬间的一念之想。

接着，顿珠又咕噜出一句：“这个天气很配合今天的天气预报呀。”

然后他右手在沙发的扶手边摸索了一会儿，摸出遥控板对着电视按了一下，电视一闪，屏幕上又出现一群充满激情，摇晃着身体歇斯底里唱着韩语歌的人。

这天是星期六。

“从今天起拉萨的秋风就改称寒风了。”顿珠有些伤感地说了这句话，又用力地伸了伸腰，舒展了窝在沙发上一夜的身子。

寒风没有呼啸，阴霾的云层里，挂在星期六上空的灰白色的太阳让顿珠不知所措。

昨天喝醉了。失忆的顿珠怎么也想不起昨晚的情景，倒是头脑里一句句诗的语言一连串地蹦了出来。

平时周末有太阳的时候，顿珠都会到附近的革命茶馆一边晒着太阳吃着藏面喝着甜茶，一边看着街道上花枝招展的美女，然后陆

续给几个朋友打个电话，约好地方打发周末的日子。

现在都快中午了，肚子里咕咕地叫了几声。顿珠依依不舍地从带着自己体温的沙发上起来，在衣柜底下翻出一件厚厚的外套，这件放了很久的外套叠得有规有矩，经过大半年的挤压，外套深深的折印感觉像是刚从仓库里取出来的新衣。

顿珠使劲地抖了抖衣服后，顺手就把外套丢在了沙发扶手上。厚厚的外套像趴在沙发扶手上的人，这个人安静地趴在扶手上，样子就跟昨晚喝醉的刘钧一样。顿珠想到这里，嘴角往上一撇，笑了。

梳洗完临出门，顿珠摸了摸身上的几个口袋，身上除了一串钥匙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
顿珠平时不喜欢用钱包，他不用钱包的理由除了觉得用钱包很麻烦外，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衣服既然有口袋，钱包就是累赘，就是为小偷准备的礼物。

他的原则是，兜里只要揣上千把块钱够零用就可以了。

但是手机呢？这个已经融入现代人身体的手机却不在身上，顿珠回到屋里在刚换下来的衣服里掏了一会儿，没有。又在茶几上翻找了一会儿，没有。然后在沙发上找了一会儿还是没有。顿珠茫然地坐在沙发的扶手上，努力地寻找昨天晚上的记忆，昨晚的记忆就像刷了屏一样被厚厚地覆盖了。

然后他弯下腰，拉开茶几的抽屉，拿出一包烟揣进裤兜，走出门，用力地把门一带，只听“哐”的一声。此时，顿珠已经迈出门好几步了。

出了门的顿珠往一家叫森森梅朵的酒吧走去。

大街上，一排排杨树在寒风中摇曳，当最后一片枯叶被风吹落，当昨夜的繁华像潮水一样退去，这个周六的中午有一种寂寥在平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脱颖而出。

立冬了，空气中到处散发着寒意。顿珠缩着脖子往前走着，静静的街上突然传来一声雁鸣，这一声孤独的雁鸣从天而降。顿珠抬头望去，冬日的天空里，一只雁正奋力地扇动翅膀往南飞去，这幅映入顿珠眼帘的画面，如莫奈的油画《疗养院附近的灯塔》，那种暗淡、沉着的色阶，苍凉而又深远。

“秋风吹尽旧庭柯，黄叶丹枫客里过。一点禅灯半轮月，今宵寒较昨宵多。”顿珠一下子想起了明朝文人王穉登的这首诗。他想，我不过是这秋日秋黄的一过客，在这个立冬之日，今天的料峭又比昨日多多少？

从顿珠住的地方到森森梅朵酒吧只需穿过两条街即可，到了酒吧，酒吧的大门紧闭着。

顿珠敲了敲门上的玻璃听到里面有应答声，然后退了两步从裤兜里摸出临出门时揣在身上的那包烟，打开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后，抬起头望着拉萨立冬少有的阴天自言自语道：“该下一场雪了。”

顿珠的烟还没抽到一半，森森梅朵酒吧那扇紫色的门就打开了。顿珠看着睡眼惺忪的穿着黑色制服的值班保安，然后再看了看这扇紫色的门，习惯性地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在这里喝了这么长时间的酒，今天才看清了这门原来是紫色的。”说完往后退了

两步接着说：“紫色代表高贵，也代表了忧郁，还是刘哥有创意。”说完这句话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敬意。

保安接着把另一扇门也打开了，对着顿珠说：“顿珠哥，这么早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手机是不是掉这里了，看见我手机没有？”顿珠边说边进了酒吧。

一走进酒吧，浓烈的大麦发酵的啤酒味道夹杂着难闻的香烟味道，充斥着整个酒吧。

顿珠闻到这股味道，胃里一阵痉挛，差点儿吐了出来。他皱着眉头，用手指了指刚刚关上的门，对保安说：“赶紧把门打开，透透气。”

看见顿珠难受的样子，保安赶紧就把刚关上的门打开了。

一阵清凉的冷风吹了进来，稀释了酒吧里囤积了一夜的混浊。

昨晚还未来得及清理掉的啤酒瓶堆放在门口的角落里，保安走进吧台打开了灯，屋里瞬间亮了起来，这种亮光有些暧昧地带着一一种绚烂的晕眩。

顿珠站在吧台前，环顾四周，实在是想不起来昨天晚上是坐在哪一张桌子的。

他看着保安，面熟，但叫不出名字。他指了指旁边的一张桌子对着保安试探着问道：“今天我坐在这里的吧？”

保安一边挪开凳子一边蹲在地上在桌子下四处寻找着手机说：“顿珠哥，我昨天来上班的时候没有看见你。”

顿珠移了两步蹲下，朝另一张桌子下搜寻着，除了几个躺在地

上的还没有收拾的啤酒瓶、一些烟头和瓶盖、拉环外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
找了一会儿，没有找到手机。顿珠有些恼怒地对保安说：“你们刘总的电话吗？给他打一个电话。”

保安摸出手机拨通电话，好一会儿电话那头才喂了一声，保安恭敬地对着电话说：“刘总，我是保安罗布，这个顿珠哥有事找您。”说着就把电话递给了旁边恼怒的顿珠。

顿珠接过电话，嘴角微微向上，犹如天空挂着的一弯上弦月，这是他工作这几年养成的习惯性的笑脸。

顿珠对着电话说：“刘哥，昨天我的手机是不是丢在你这里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呀，一会儿我帮你问问哈。手机怎么会掉呢？你也太不小心了，现在的手机就是咱们身体的器官呀，万万丢不得！”

顿珠听了刘钧这席贫嘴的话，一阵火又蹿了上来，没好气地问：“手机到底掉在你这儿没有？”

那边刘钧听出顿珠变得有些生硬的口气，连忙问：“你在我酒吧？”

顿珠说：“是的，刚到。”

电话那头的刘钧忙说道：“你等等，我给领班打个电话问问，然后过来。”

顿珠扣了电话，把手机交给他面前的保安问：“你叫罗布？”

罗布习惯地用右手挠挠头，然后伸了伸舌头腼腆地回道：“是。”

顿珠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后，双手十指绕在一起放在下巴上支撑着他那长着浓密头发的头，极力地回忆昨天晚上的情景，同时也在想，站在对面的保安罗布怎么就没有一点儿印象呢？

昨日酒醉的顿珠置身在酒吧大麦发酵的味道里，脑袋除了胀痛，对于昨晚还发生了什么事，实在是想不起来。

顿珠又抬眼看了看罗布，罗布像是接受军姿训练一样呈立正姿势站在他的对面，看上去像是他拿了顿珠的手机似的。

“你好久到这来上班的？”顿珠问罗布。

“来了一个多月了。”罗布回答。

来了一个多月了。一个多月怎么就没有一点儿印象呢？顿珠暗自思忖着，就是想不起面前这个人。顿珠坐在这昏暗的灯光下，仿佛又置身于昨晚那无处不在的喧哗和嘈杂的空间，昨晚觥筹交错的一幕幕似乎又浮现了出来。

俗话说，酒病要用酒来治。顿珠想借着这绚烂的灯光，用酒来治疗自己酒后的头痛。

他端详对面的罗布片刻后说：“拿几瓶酒来。”

“几瓶？”罗布问。

“五瓶。”然后又补充道，“拉萨啤酒。”

一会儿，罗布拿来五瓶拉萨啤酒，又拿来一个杯子，放在顿珠面前。

“再拿个杯子。”顿珠继续对罗布说道。罗布又跑回吧台拿了一个杯子放在顿珠面前，又呈立正姿势站立在顿珠的面前。

看见罗布这个样子，顿珠心里闪现一丝歉疚，对他说：“坐下，

你也喝点儿吧。”

罗布拿起起瓶器打开一瓶酒给顿珠倒满后，退回去还是站得笔直地说：“今天我上班，不能喝酒，抓到要扣工资的。”

顿珠端着酒杯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干了。只见顿珠的喉结动了两下，随着咕咚咕咚的两声后，这一杯酒沿着他的食道冰冷地向下滑去，便重重地砸进了胃里。

顿珠一个激灵身子颤抖了一下，像是激活了。此刻他的眼睛也有神了，头也不疼了，昨天的记忆也开始慢慢恢复了。

看见顿珠把一杯酒干了，罗布便又向前迈了一步想把杯子续满。顿珠摆摆手，然后自己把面前的酒杯续满了。

见顿珠自己拿起酒瓶把酒续满了，罗布就把脚收回去，重新站在了原地里。

顿珠接着又一口气喝了第二杯，这杯酒喝下去，这酒才通过血管向全身扩散了出去，然后慢慢渗进身体里的每一根毛细血管。

此时，顿珠的心跳加快、血速加快，浑身像打了鸡血一样抖擞起来。当顿珠准备喝第三杯的时候，刘钧进来了。

四十好儿的刘钧算得上老江湖了。

身体瘦瘦的他喝了几十年的啤酒就是长不胖。厚厚的镜片后面明亮的眼神，透着一股子倔劲儿。他在拉萨开了快二十年的酒吧，在业内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要写拉萨当代酒吧史，没有刘钧可不行。

瘦而精干的刘钧上身套了一件红色冲锋衣。牛仔裤下配着一双宽鞋帮的大头休闲皮鞋，这身打扮像是一个外地游客。

刘钧一进酒吧，就对保安罗布训斥道：“闻闻这屋子里都是什么味道，快把窗户打开，把卫生打扫了，大中午的还没打扫卫生下午怎么营业呀。”

刘钧一口气说完这一通话，接着他走到顿珠旁边，对顿珠说：“这天咋这么冷呀！”

顿珠一看刘钧来了，急忙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怎么样？刘哥，他们见到我手机没有？”

刘钧一边坐下一边说：“打电话问了，服务员没有看见手机。”说完看着顿珠接着问：“先给自己的手机拨一个过去，说不定谁捡到了，还等着物归原主呢。”

说完刘钧就给顿珠的手机拨了个电话。

电话那边无法接通。

刘钧看着顿珠说，“怎么办？”

等刘钧坐下后，顿珠也坐下拿起酒瓶给另一个杯子倒满酒，对刘钧说：“刘哥，咱们先喝一杯吧。”

两个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，举起杯把酒干了。

接着刘钧又启开一瓶酒，把两个酒杯的酒续满后，顿珠说：“刘哥，手机丢了要误大事。”

刘钧双肘支在桌子上，向前倾斜着身子调侃着对顿珠说：“手机里面有艳照？”

“艳照没有，乱七八糟的倒是不少。主要是金橙找不到我肯定要急死了。”顿珠焦急地说道。

“金橙才走两天你就想她了。”刘钧安慰道，然后停了一会儿接

着说，“不嫌弃的话，我有一部旧手机你先拿去用着。”

二

金橙从轻轨南坪站出来的时候，雨下得大了起来。

重庆的冬天湿冷湿冷的，特别是下雨的时候，更加显现出一种透到骨子里的冷。

去拉萨之前，在重庆长大的金橙已经习惯了这种和夏天不一样的雨，冬天的雨往往在不经意的时候下下来，无声无息，待人感觉特别冰凉的时候，定眼一看，哦，原来雨已下了多时。

去了拉萨后，金橙已经不适应重庆这种湿冷的冬天了。直到现在金橙都很纳闷儿，改变一种对自然的习惯仅仅就那么几天的时间吗？

这之前，金橙是从重庆火车北站直接上了轻轨往南坪方向去的。昨天的天气预报说是小雨，看样子，这雨的大小是不能被天气预报员所主宰的。但是雨的大小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的呢？走在路上的金橙脑子里瞬间冒出了这样一个疑问。

出站口几个老人分别站在出口的两旁举着伞向出站的行人兜售着。

见雨下得不小，金橙便买了一把伞打开往外走去。出了站口，一眼望去，纵横交错的道路，构成了重庆的血脉和骨架，推动着这座城市大踏步迈向现代化的国际都市。

这便是金橙的家乡。

出站的行人像是长江水，鱼贯般向下游拥去，汇入到无尽的大海中。

长江宽阔的江面被雾笼罩着，金橙从小长在这里，熟悉的一个个场景历历在目。

金橙这次离开重庆的时间不长，现在出行都很方便，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只要把工作的时间做些调整，三五天的时间，不耽误什么。在QQ群、微信群发个帖子约几个有时间、有共同志向的朋友，说走就走了。

想一个人出去走走也行，网上订张机票。出行的载体不是什么事，就是去的目的地倒是需要慎重选择。去西藏吧，夏天的西藏很美，但这美的时间太集中，到西藏欣赏这美的人群也太集中，去热门的景点旅游那不是旅游，那是去受气和生气。

金橙想到这里不由得露出了笑容。

雨没有小的迹象，各种花色的雨伞在街道上游走，宛如一条缤纷的河。

重庆依山傍水，它的街道蜿蜒起伏。金橙个子高腿又长，走得匆忙，把一同下轻轨的人都甩在了身后。

记得在拉萨，森森梅朵酒吧的老板刘钧曾经说过：“行走在重庆的街头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，那不是一个人行走的寂寞，而是美女从眼前走过的心跳。”

金橙家住在在一个新建的小区里，目前三分之一的房子还空置着。小区里几家装修公司搭着雨棚支着桌椅做着广告。从几户房间里传出刺耳的机器声，这是传递着正在装修的信号。

金橙到了自家门口掏出钥匙的同时，也掏出了手机充电电源线，打开门放下提包，她就近找了个插座把手机充电插头插了进去。然后按了按手机电源开关，见开不了机，放下手机便进了厨房。

十几分钟后，金橙端着一碗面从厨房出来，重新按了一下手机电源，等手机开机后，拨了一个电话，对方传来：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

金橙表情一愣，接着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微信留言，留言里除了圈子里的朋友更新的微信外，其他一切都是老样子，特别是顿珠的微信。

金橙有些急躁了，她又按了重拨键，对方还是传来：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

金橙到下午才打通了顿珠的电话。

“没有什么解释的了。”金橙说完这句就把电话挂了。

其实金橙挂这个电话完全是一句气话。但情绪有时候是由不得自己的本意控制的，特别是金橙抱着一副歉疚的心回到家急急忙忙先是充电，然后是打电话，最后是不停地打电话。

她一直保持着这个节奏打了半天电话。

好不容易打通了，顿珠那边轻描淡写的一句：“手机掉了。”算是做了一个最好的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。

“这才分开两天。”金橙喃喃自语。

就是呀，这才分开两天。想到这里，金橙又拿起手机给顿珠拨了过去。

电话占线。再拨，电话还是占线。金橙叹了口气，打开电视，呆呆地坐在沙发上。

电视里，一群老人正津津有味地听一位满面红光的老医生传授着养生之道。

没心思看电视的金橙又拨了一遍顿珠的电话，电话那头还是占线。

打不通电话的金橙真的觉得孤寂了。

此时电视里的内容对于金橙来说，就像是马路边一个吆喝着兜售药材的贩子，随他怎么吆喝，自己不闻不问做自己的、想自己的事即可。

金橙这是第二次去西藏。这次去西藏是利用休年假的时间去的。

其实，金橙本来可以很早就去西藏的。

十多年前，金橙的父亲作为援藏干部在西藏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，这便让金橙一家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一定要去西藏。

一定要去西藏。成了金橙多年的梦想。

十多年前，金橙的父亲是提前结束了援藏任务的。

金橙的父亲援藏的最后一年春天，他要去一个偏远的乡调研，在翻越一座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时车翻了。肋骨断了几根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，因为受了伤，就提前结束了援藏工作，离藏回到重庆休养。

那时金橙才刚读大学，本来说好了父亲援藏最后一年金橙和母

亲进藏去看父亲，然后一起回重庆的。没想到出了车祸的父亲提前结束了援藏工作。

十多年后，金橙参加了一个旅行社的“十日游”去了西藏。

都说夏天是去西藏最好的季节，夏天的西藏是人间天堂。

虽然走马观花的“十日游”，也算是对西藏有了个浅浅的认识。

十天的时间她没有到她父亲工作的地方去。

由于那次车祸父亲身体每况愈下，回去后没几年就去世了。金橙也曾想过要去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看看。

她把想法告诉母亲后，母亲立马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央求地对她说：“不要去你父亲工作过的那个地方，那里离拉萨还很远的，就是到地区后也要坐半天的车才到县里，路况很险，我不想你在路上出什么事，这样我该怎么活呀！”

金橙听从了母亲的话。

“十日游”结束、即将离藏的前一天，团队安排在拉萨购物，傍晚金橙站在大昭寺广场中央，静静地看着东边天空上一朵远远的云。

八廓街里依旧是转经的人群，有次序地按照顺时针方向行进着，嘴里默念着六字真言，手中摇动着转经筒。

夕阳照耀着大昭寺，男女信徒们面朝大昭寺磕着长头，他们一直重复着一个动作，双手前伸着匍匐下去，又双手拄地站起来，然后又匍匐下去。

他们的身下或是铺着一张垫子，或一块硬纸板，有的甚至什么都不铺，身体和一双赤手在坚硬的石板上不停地摩擦着。